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卷四

宋 林之奇 撰

虞書

大禹謨

虞史既述二典而其所載義有所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二典之所不載者以為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三篇此蓋備二典之所未備者非如舜典之初上接堯典之末也蓋舜典之末已載舜死

而此三篇荅問之言皆舜未死已前之言也然文勢雖不相接而其意實相屬堯典載四岳薦舜於側微之中堯妻以二女既爲舜典張本矣故舜典之初即載歴試受禪之事舜典既載禹宅百揆之職繼舜之任而其本末未有所屬也故大禹謨則載大禹居攝帝位率百官若帝之初然後舜之始末無所不備此其所以謂之虞書也然左氏傳舉臯陶茲稷之言若臯陶邁種德地平天成敷納以言等語皆以爲夏書

此蓋孔子未定書已前傳寫之誤也以為虞書者意其出孔子之所釐正矣據此三篇皆是舜禹臯陶夔益之徒相與都俞賡歌之言而其事則止於禹之居攝受命徂征有苗猶未及夫禹即帝位告廟之事安得以為夏書邪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大禹謨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

憂蓋舜之所為治者禹臯陶之力居多臯陶以謨顯故曰臯陶矢厥謨矢陳也禹以功著故曰禹成厥功臯陶大禹之功皆可以為萬世法以是事舜舜猶以為未也於是又從而申之申重也臯陶之謨顯矣舜申之使致其功若所謂時乃功懋哉是也禹之功著矣舜申之使陳其謨若所謂來禹汝亦昌言是也臯陶有謨矣而又有功禹有功矣而又有謨實帝舜申之之效也先言臯陶而後言禹者此非有所輕重取

與於其間蓋先言謨而後言功事辭之序也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其序之所以總言三篇之意也然一序而必分為三篇者蓋古者編竹簡以成書竹簡所載不能多也故必析而分之既已析而分之則必取數字名其篇以為簡冊之别故此分為三篇者徒欲以便於簡冊而已非謂大禹謨盡在第一篇臯陶謨盡在第二篇也漢孔氏云大禹謨九功臯陶謨九德此則拘於篇名必欲以本篇所據而為其謨也予竊

謂不必如此三篇之中凡出於禹之所言者皆大禹謨也何必九功凡出於臯陶所言者皆臯陶謨也何必九徳九功功九徳固可以爲禹臯之謨而禹臯之謨非九功九徳所能盡也謂之謨者如器之有模言之於此而可爲萬世法也

曰若稽古大禹

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蓋自其既

即帝位而言之則謂之帝自其未即位尚為耕稼陶漁之時而言之則謂之大舜蓋史稱於大禹者蓋此書主為舜而作自舜之時言之禹尚為臣未可以君天下之辭而稱也故曰若稽古大禹

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當與下文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曰相繼續文命上一曰字史官曰也下一曰字禹曰也不言禹曰者蒙上之文也史官謂禹之文德敷于四海之外

無所不及也此即禹貢所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也文命既已敷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祗承于帝帝者指舜而言之也其所陳謨以祗承于帝即后克艱厥后以下是也先儒言外布文德敎命內以敬承堯舜其意以此二句亦如堯舜二典之稱堯舜之德苟以此二句為稱帝之德則下文曰字無所屬矣史官記載其體自有不同者堯典舜典其名曰典典則必記載其德大禹謨臯陶

謨其名曰謨謨則必記載其功如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皆是臯陶之言也然臯陶謨載臯陶之言至大禹謨則加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二句者史官欲見禹之文德敷命既東漸西被曁于朔南然後陳謨以祇承于帝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則禹之謨也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必在難之於先而後獲之於後也政乃乂黎民敏德此其所以

致此者必在為君者難其所以為君為臣者難其所以為臣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君盡君道則難其所以為君矣臣盡臣道則難其所以為臣矣君臣各盡其道以之立政則民乃乂以之教民則黎民敏德曾無甚難者世之人徒以舜之為君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遂以舜之治天下優游無為曾無所用其心殊不知舜之君臣其都俞賡歌於一堂之上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為戒惟其君

臣之間皆不忘於克艱茲所以享無爲之治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禹既以克艱厥后陳謀而告舜舜於是然其言謂能盡克艱之道者惟堯爲然而猶不足於此也允若茲者猶曰信能行此也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堯之治至於人之有嘉謨嘉猷則皆入告於上而無所遺伏草野之中有賢者則皆願仕於朝而無遺其萬邦又

已咸寧則其治之可謂大成矣嘉言罔攸伏若可以無事於詢訪野無遺賢若可以無事於營求萬邦咸寧若可以無事於憂恤而堯之心猶以為未也於是稽于衆以詢其政治之得失有未至者則舍已從人而不吝又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所無告謂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者皆哀矜而不虐之困窮謂士之失職者皆任用而不廢之極四海之間無有一士之失職者無有一民之不被其澤然後

為能盡君之道則是后克艱厥后惟堯足以當此言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都美辭也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此說不然夫舜既即天子之位則凡羣臣之稱帝者皆指舜而言也如禹曰於帝念哉曰帝光天之下皋陶曰帝德罔愆皆指舜而言也夫當舜之時舜謂堯為帝可也使

益亦謂堯為帝則舜宜何稱哉張橫渠曰此美舜也因舜歸美於堯故益亦歸美於舜此説為得之蓋舜既言克艱之道惟堯能盡之於是益言舜之德既廣運如此則其於克艱厥后之道蓋亦優為之也廣者洪之至運者通之至惟洪故能廣惟通故能運薛氏曰廣如地運如天廣則大矣而無不載運則通矣而無不周此説盡之矣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即廣運而為聖神文武之德也蓋舜之德既洪而能廣通而能

運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也是德也自其大而化之而言之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知而言之則謂之神自其威而可畏而言之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於外而言之則謂之文聖神文武即廣運之所發也非於廣運之外別有聖神文武也而王氏則謂乃聖乃神所以立道乃武乃文所以立事先聖而後神道之序也先武而後文事之序也審如是說則是道之外復有事事之外復有道既有道之序復有事之

序使道無預於事事無預於道此王氏患天下之術之原惟舜之德自其曆運而充之至於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故皇天於是眷顧而命之起於側微之中玄德外聞遂以受堯之禪奄有四海而君天下也蓋謂舜之曆運之德既已修於畎畝之中升聞天朝工為天之眷顧下為四海之感戴則其克艱厥后以合於堯不在予他在予加之意而已先儒以為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

知其不然者蓋舜自匹夫而為天子則其所以為皇天之所眷命奄有四海而君天下非其德之廣運不能至於是故可言也堯繼世以有天下則其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固其所宜也又何言哉此張横渠之説所以為善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既稱美舜德之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遂以上為天所眷命下為四海所愛戴則其於后克艱厥后

之道固可以優游為之矣禹於是又從而戒焉帝之德雖為天所眷命然天之禍福吉凶本無常也人能順之而從道則天應之以吉其或從逆而不復順道則吉將變而為凶是道也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言舜雖有廣運之德尚在乎兢兢業業盡其寅畏之志然後有以盡克艱之道蓋益之言所以勉之於其始禹之言所以戒之於其終或勉之或戒之皆所以成就君之德舜既不以廣運

之德自居而虛己求弼直之言禹益之徒不以君之聖明忽其箴戒之意君臣上下相與圖治孜孜如不及此其所以為唐虞之治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禹既以吉凶影響之理陳戒於舜益於是申言所以儆戒之道當如此也吁歎辭也歎而後戒者將使聽者審其言也畢命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虞度也謂四方晏然無可度之事也夫惟四方晏然無可度

之事則危亡禍亂所自萌也故當儆戒而無怠正如臯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一日二日之間危亡禍亂之幾至於萬數可不戒慎恐懼乎

罔失法度

蓋方是時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坐視天民之阜夫何為哉惟守法度勿失斯可矣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君臣無為足以致治矣而小人之好作為者必肆其私辯欲盡取前世之

法度紛更之時君世主不悟而入其說往往至於危亂而不自知漢之武帝唐之明皇皆坐此也周公相成王已致太平之治作為無逸之書以戒成王而其終篇申儆之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此即益戒舜意也舜大聖人也益之言簡而盡成王中才之主也周公之言詳而明然而其意則一也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罔遊于逸者謂不可為無方之遊也罔淫于樂者謂不可為已甚之樂也任賢勿貳者謂任賢不當使小人惑之也去邪勿疑者謂茍知為小人則決意去之不復置疑於其間也所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在於疑謀勿成也自古君子小人並仕於朝廷之上小人知其必不見容於君子往往進其疑謀以惑人主

之視聽苟人主不察而使其疑謀得成則小人必得志君子必受禍矣劉子正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羣枉之門使人主不能破疑謀於未成之間則任賢豈能勿貳去邪豈能勿疑惟其使小人疑謀勿成則是非賢不肖洞然明白如大明之升天無有不顯也此百志所以惟熙也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此言為治者既不可違道以干衆譽又不可咈衆以

從已之欲也葢自古無道之政必出於此二者班孟堅曰秦燔詩書以立私議王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葢若秦者是所謂咈百姓以從已之欲者也若王莽者是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也雖其所為不同而其所以致亂亡之道則一也夫為治者既不可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又不可咈衆以從已之欲然則將奈何惟上不違先王之道下不咈百姓之欲則兩得之矣王氏以謂咈百姓以從先王

之道則可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古之人有行之者盤庚是也蓋人之情順之則譽咈之則毀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即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者也此說大戾夫盤庚將遷都民咨胥怨而不從盤庚不强之以遷也方且優游訓誥若父兄之訓子弟至於再至於三必使之知遷都之為利不遷之為害然後率之以遷焉何嘗咈之以從己哉夫王者之安天下必本於人情未有咈百姓而可以從先王之道也

王氏此說甚牴牾於聖經矣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苟能行此數者盡其儆戒之意而繼之以於心無怠於事無荒則豈惟中國之治哉雖四夷亦將來王矣無怠無荒猶所謂不倦以終之也聖人之治夷狄聽其自來而信其自去未嘗招之而使來也苟修於此者既盡則彼將梯山航海而自至非有爵賞以勸予其前又無刑罰以驅於其後無怠無荒而彼自來

矣此唐虞之世禦戎之上策也夫舜大聖人也益旣稱其德之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遂爲皇天之所眷顧奄四海而君天下矣彼失法度游于逸淫于樂任賢貳去邪疑疑謀成與夫違道干譽咈衆從欲或荒或怠之事蓋中材庸主之所不爲也益之智豈不知舜之心不至於此然而諄諄告戒惟恐不及者蓋聖人雖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其兢兢業業者實未嘗須臾忘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學

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夫孔子之聖豈有學之不講豈有義之不徙而以是為憂乃知聖人顛沛造次未嘗敢忘儆戒之意舜之德盛於淫泆荒怠等事雖不至於此然而聖人儆戒之意實未嘗敢忘此益之所以拳拳為舜言之而不已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益既諄諄告戒其所以啟迪於帝之德禹遂言德之

施於有政者此蓋爲治之要也然而告於舜而曰於

帝念哉於者歎美而言之帝念哉重其言也德惟善

政政在養民言聖人膺天明命爲民父母其所以兢

兢業業日新厥德不忘儆戒之意如益之所言者凡

欲美其政也而所以美其政者無他欲以養民而已

夫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謂之六府此天地之養萬物

者也聖人裁成輔相使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

草土爰稼穡六者不失其性謂之惟修正德利用厚

生謂之三事此則聖人體天地化育之德以養萬民者也孟子論王道之始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汙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此所謂正德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養生喪死無憾此所謂利用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此所謂厚生也使此三者施之天下而不失其和故謂之惟和六府修三事和則九功於是惟敘矣謂之惟敘者非謂六府之修先水火而

後金木土穀也謂之惟和亦非謂三事之和先正德而後利用厚生但謂九者皆不失其序而已王氏謂以惟敘為六府三事之序故以土治水以水治火然後水火為用以火治金以金治木然後金木為器以木治土以土治穀然後土穀為利楊龜山曰不然神農氏斲木為耒揉木為耜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以木治土然後有耒耜之利非土能治穀矣洪範曰土爰稼穡與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

一也謂土能治穀者非也此說為是然龜山既知土能治穀之為非而又曰五行相生以相繼相尅以相治相生為四時之序相尅為六府之序也夫既以相尅為六府之序則自水治火而推之亦將以土治穀矣此則流入於王氏之說而不自知也九敘惟歌者六府修三事治其功徳皆可歌也功徳既可歌則功成治定不可以有加矣惟在不倦以終之也故繼之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九者皆得其叙則天休滋至吾乃寅畏以享之此戒之用休也其或不然則天威將至而危敗禍亂自此生矣故督之以威而避也勸之以九歌謂九功之德既可歌矣則遂以是九功之歌播之聲詩發揚蹈厲以自勸如此則九功之叙無有敗壞之時矣戒之董之勸之皆是人君自戒自董自勸也古者作樂歌以象德舞以明功舜之為治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至

於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則其功德皆已盡其善矣故其樂象之而韶樂遂以九為節周禮大司樂曰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之宗廟之中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蓋舜之韶樂升歌於上者九德之歌合樂而舞於庭者九韶之舞韶樂之奏至於鳥獸率舞鳳凰來儀者原其所以致此者則本於九功惟敘而九功之所由敘者本夫舜之德

施於有政然也以是觀之則韶樂之舞盡善盡美豈
苟然也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至於勸之以九歌俾
勿壞此則箕子所陳洪範九疇而謂之天乃錫禹者
但洪範之書箕子衍之而加詳焉耳其實不出乎此
數語學者於此數語而求之洪範思過半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曰俞然其言也地平天成者地既平矣則天功可
得而成也蓋陰陽四時之運天施之地成之洪水横

流泛濫於中國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而生之之功無自而成今地既平矣則天功可得而成也所以地平天成者由六府三事之允治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謂之六府此六者天地生物之府也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三者聖人修人事以賛天地之化育也六府三事既治豈一時被其德哉葢萬世永頼禹之功也禹既言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謂舜當戒之董之勸之

使勿壞也舜於是稱美其功言汝之功雖萬世亦將賴之予其可不盡儆戒之意哉觀箕子以此言演為九疇而其書謂之洪範者大法也謂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舉不出於此書以洪範之書觀之則謂大禹之功萬世永賴時乃功者豈溢美也哉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此言舜將禪位於禹之事格汝禹者猶言格汝舜也

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言舜自格于文祖踐天子之位至是葢三十有三年矣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并堯之喪而數之其即位也葢年六十有三至是年九十六矣其年在於耄期之閒則方厭倦於萬機之務矣葢言禹當不懈其位以總朕之衆葢將使之代已總攬萬機之政也傳曰老將昏而耄及之言老則昏昏則耄也舜年九十六禪位於禹當其末禪也葢猶朝諸侯巡狩

方岳總攬萬機之務及其既禪也天下之大事猶所關及命禹徂征敷文德舞干羽格有苗皆舜之所有事也雖及耄期之年而其德不昬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懐之自朕德罔克以下正如舜典所謂舜讓于德弗嗣也典謨所載其文簡其事備蓋其為體或詳於此而略於彼或略於此而詳於彼以互相發明如舜終于文

祖而下則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至告祭于上帝百神覲諸侯巡狩方岳之事無所不載而禹受終于神宗之下則惟記一言曰率百官若帝之初觀此則在璿璣玉衡以下不言而可見矣舜禪位於禹禹讓於臯陶舜不從其讓而更授禹禹又辭讓至於再三然後受命于神宗其載之詳如此至於堯之授舜則惟記以一言曰舜讓于德弗嗣觀此則知舜之讓也亦將有所咨問辭遜若禹之於舜也典謨所載其辭

不費類皆如此朕德罔克者禹謂己之不德民之所不從皐陶遠邁其德其德下洽於民而民懷之禹自以為不若皐陶也德必稱其邁種者蘇氏曰種德如農夫之種殖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暮收則其報也亦狹矣皐陶之種其德也造次顛沛未甞不在於德而不求其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此說盡之矣漢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

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夫于公治獄無所
冤信有陰德矣然而遂高大門閭以望子孫之興則
知未能無利之之心非所謂邁種德也臯陶之作士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其德可謂大矣不期其報而
民自歸之此其所以為難禹讓于德無以易臯陶矣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
言帝之所當念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薛氏以繫於臯陶邁種德之言而爲之說曰念茲者固在茲矣及其念之至也則雖釋而不念亦未嘗不在茲也其始也念仁而仁念義而義及其至也不念而自仁義也是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者其辭命也允出者其情實也名之以仁固仁矣名之以義固義矣是謂名言茲在茲及其至也不待名言而情實皆仁義也是謂允出茲在茲禹既以是稱臯陶之德因以是敎舜也曰邁德者其德不可

以一一數也念之而已念之至者念與不念未嘗不在德也其外之辭命其中之情實皆德也而德不可勝用矣薛氏此言其論念釋名言允出在茲之義可謂曲當其理然上文曰帝念哉下文曰惟帝念功皆是禹讓於臯陶之意因以敎舜而念哉念功皆爲念德則是此乃禹稱臯陶之德殊不見其讓於臯陶之意與上文朕德罔克文勢不相接故薛氏說雖善而非書之意也孔氏王氏皆以此爲讓于臯陶其說是

也然而意亦未順予竊謂禹之讓于臯陶也蓋以謂我之心念其可以受帝之禪者惟在於臯陶舍臯陶之外而求之餘人亦無及於臯陶者則可以受帝之禪者亦惟在臯陶故名言於口以為在臯陶允出於心亦以為在臯陶謂己之反覆而思之卒無有以易臯陶者猶下文舜謂禹曰毋惟汝諧是也惟帝念功者言臯陶之德見於功者帝之所當念而可禪以位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舜因禹之讓臯陶於是稱美臯陶之功以勉之也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言民皆循理率教無有干予正者言不犯法也民之所以不犯法者則以臯陶之作士能明五刑以弼五教故爾古之聖人所以制為刑辟者非期於多刑人多殺人以為威也凡欲以輔吾教之所不逮而已出教則入於刑出刑則入于教使

民皆趨於五教而刑為無用者是眞聖人之本心也臯陶能體此意故其用刑也亦非期於深文峻法使民無所措手足也其所期者惟欲使舜從欲以治而已欲使舜從欲以治要在使民不犯於有司囹圄空虛天下無一人之獄羣黎百姓皆協於大公至正之道使人徒知契與伯夷之教而不知有臯陶之刑此舜之威德惟臯陶能推明其意而見於治功者然也董仲舒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

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觀此則知刑以弼教期于無刑眞聖人之本意也蓋百官有司之職各職其職業而使其職無曠

然後為能如百揆必能熙帝之載不能熙帝之載則為曠職矣稷官必能播百穀不能播百穀則為曠職矣共工必能使百工各盡其能不能使百工各盡其能則為曠職矣虞衡必能使草木鳥獸各遂其性不能使草木鳥獸各遂其性則為曠職矣以至司徒之於敎秩宗之於禮龍之於納言必欲皆修其本職然後為無曠也惟士之一官乃獨異於此要在乎推明聖人所以明刑立法之意使民不犯于有司囹圄空

虛天下無一人之獄其官若為虛設者然後為能其官此皋陶之德所以為萬世治刑獄之法也時乃功懋哉者言其既稱其功又勉之使懋其職業也亦猶使禹宅百揆禹讓于稷契暨皋陶舜既不許其讓則更稱三人之前功而勉之也然禹之宅百揆以讓于稷契暨皋陶此惟讓皋陶而不及稷契者案史記稷契皆帝嚳之子帝嚳崩而摯立摯崩而堯立堯立七十年而使舜攝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終堯之喪三

年而後即帝位即帝位而後命九官當命九官之時稷契蓋年百有餘歲矣舜即位三十三年而後禪禹當禪禹之際此時稷契之徒蓋已死矣使是時尚存則其讓之固當所先也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舜既推美臯陶之功臯陶於是推本其所自以謂非

舜之盛德則已亦不能成此功也蓋有司之所守法令而已至於操縱予奪權其輕重之宜以濟有司之不及者則在天子惟臯陶執法於下而舜以好生之德推之於上此民所以不犯于有司也帝德罔愆者謂帝之德無有愆過蓋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也既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則有司得以奉公守法無所顧望阿私以行其志矣臨下以簡御衆以寛者此謂操之於上者既無繁苛之法則施之於民者必

無暴虐之政矣蓋惟簡故能寛也漢高祖入秦關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案堵如故由其簡故能寛也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皆舜以忠厚之德濟有司之所不及也人情莫不欲愛其子孫其所不欲者則惟恐子孫之陷入其中及其所欲者則惟恐不能遺其子孫聖人之政本於人情故罰弗及嗣以謂父子之罪不相及而賞得以延及於

一世以此見聖人之用刑賞之法本於人情伸於用賞而屈於用刑也宥過無大謂過誤所犯雖大必宥猶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刑故無小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猶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蓋聖人制刑辟所以待小人長惡不悛者而非謂君子不幸而陷入於其中也小人長惡不悛者雖小罪亦不可苟免則世之小人者皆有悔過自新之心而君子入於非辜雖大罪亦在所赦則君子有所依賴不為小人之所

誣此聖人所以制刑罰之本意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樂夫君子之有功不忍小人之有罪也願濱曰君之與民其遠近之勢小大之分故不待夫爲之爭尋常之是非以勝之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上與其不使名器之僭孰若使之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斯言盡矣與其殺不辜謂大辟之刑疑而讞於上其罪可以殺可以無殺不殺之則懼其

實有罪而失不常之刑殺之則懼其實無罪而陷於非辜此意有可疑而不敢決者而以讞於上舜之意則以謂斯人也其罪在於可不可之間與其殺無罪而陷於非辜寧縱有罪而失於不經也此大舜不忍用刑之意也自臨下以簡至於寧失不經則舜明慎用刑而致其仁愛之意至矣盡矣不復可以有加矣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如是則民自不犯法矣揚子曰

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之嚴刑峻法既已負聖人之法度矣而其有司又從而負其法度焉此刑獄之所以繁也舜既以好生之德埀拱於上而臯陶又能推明其意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此所以使民不犯于有司也雖不犯于有司而原其所由是舜之盛德所致也故舜雖歸美於臯陶非臯陶之所敢當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臯陶雖不敢當其功而舜則以謂臨下以簡御衆以寛至於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如其所欲者如此苟使有司不能推明其意則已雖有好生之徳亦無自而洽于民心故謂之曰所以使予從欲以治至於四方從化靡然如風之偃草乃汝之功臯陶歸功於舜不敢自有其功舜不以盛徳自居而又歸功於臯陶更相推美其功徳之盛夷考其實未有一言溢美於其間其君臣相與以至誠如此唐虞之治所以歴

萬世不可企及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舜禪位於禹禹讓於臯陶帝雖獨美臯陶之功而卒不許其讓也舜於是遂申命以攝位之事與舜典汝往哉之意同但此爲攝位而言茲事體重故其誥戒之辭加詳焉則來禹者猶云格汝禹也不言格汝禹

而言來禹者蓋史官變其文也降水當從孟子作洪水字其說曰降水者洪水也蓋謂降水者洪水之異名而說文降字洪字皆音胡公反以是知此二者不惟義同字亦通用也而先儒從經文作誕降嘉種之降同其說以水性流下故曰降水此蓋不然水性下流固得其性矣惟其逆行此其所以為害也降水儆予舜謂天以洪水而儆戒予也堯之洪水說者皆以謂當堯之世有如此大變異也惟胡文定之說曰堯

之洪水非有以致之蓋自開闢以來水行者未得其所歸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蓋其意以謂堯世洪水之害乃事勢之所激非忽然而有也此論甚當夫其水害既出於事勢之所激非忽然而有而舜則以謂降水儆予者蓋聖人上儆天戒下重民命未嘗敢忘戒懼之心雖實事勢之使然而聖人之心不以為天災而忘所以儆天戒重民命者故謂之儆予而不敢忽也夫使人君苟無儆戒之心則雖天災

之顯然可見者猶不知懼又從而為之辭以自解免者如漢武帝謂旱為乾封彗為德星如此則修人事應天變者廢矣司馬溫公曰人君之所畏者惟畏天若不畏天何事而不可為者哉堯舜之洪水眞所謂無妄之災也而謂之儆予蓋自盡其所以畏天之意而不謂我無以致之也唐虞之治實基於此成允成功謂禹能體舜儆戒之意以成此治水之功也自古聖賢舉大事定大難未有不能成允成功也蓋成功

非難成允難允成於此而功成於彼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商鞅之於秦惟能徙木以示信故令下之日一國之民無敢違者夫鞅豈真能信哉假而行之其效且如此況禹以至誠惻怛之心思天下之有溺者由己溺之故信而後勞其民民雖勞而不怨則其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蓋可指顧而辦也惟汝賢者言無若汝之賢既有是功而又勤于邦儉于家不自滿假此人情之所尤難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

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實也不自滿假者執心謙冲而不自盈大也言禹有如是之功而退然若未嘗有功者故勤于邦儉于家不自滿假者皆不居其功也惟汝賢者言無若汝之賢也賢者能為人所不能故賢於人也此又申前之義而無結文言禹有是能矣而不自矜也雖不自矜而天下莫與之爭能有是功矣而不自伐也雖不自伐而天

下莫與之爭功說命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矜則人與之爭能伐則人與之爭功矣至於不矜不伐又誰與之爭邪夫成允成功非難有是功而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然後為難禹既有是成允成功之美而又有是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之德此舜所以勉其有如是之德而遂嘉其有如是之功也故繼之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萬章問於孟子曰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則其所以示之者可謂至矣故以是卜知天命之所在而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言天命在汝汝當終陟元后而作天子也是時方命以居攝未即天子之位故以終陟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之際發明其道學之要以

相畀付者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歷代聖賢所以相傳者不得盡見然以堯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而視之則知湯與文武而下其所以相傳者蓋不出諸此矣此實聖學之淵源而諸儒之說各有不同蓋聖人發明其心術之秘以相授受故其言淵深又必有聖人復起默而識之自得於言意之表非詁訓章

句之學可得而知也諸儒雖各以意形容而聖人之意終於不可盡某何人也足以知此姑掇諸儒之遺説而臆度之其中與否不可必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苟於其既發而爲私欲所勝則將發而不中節矣夫所發者既已危而不安則未發者亦將微而難明誠能惟精惟一以安其危則喜怒哀樂中節而和矣所發者既和則未發之中亦將卓然而獨存矣故能允執厥中此蓋與

中庸之言相為表裏自堯舜禹以至孔孟所以相傳者舉不出此學者不可以不深意而精思之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又戒以聽言之道也無稽之言不考於古也弗詢之謀不稽於衆也仁人君子之言上必考於古下必稽於衆故其用之可以為天下國家之利苟非此二者則是專己自用以濟其私為國家者小用之則小害大用之則大害無逸所謂譸張為幻者是也故舜

以諄諄戒禹謂守盈保成之業惟在於遏絶此二者之萌而已故使之勿聽勿庸也曰謀曰言曰聽曰庸此蓋隨宜立言非有深義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此又言君民相須君不可不畏民民不可不使愛君先儒謂可愛非君民可愛者豈非君乎又謂可畏非民君可畏者豈非民乎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則民叛之故君畏民也正如北風之詩云莫赤匪狐

莫黑匪烏謂赤莫赤於狐黑莫黑於烏也所以謂可愛非君者以衆非元后則無以奉戴故曰衆非元后何戴蓋民無君則亂故民愛君也所以謂可畏非民者以后非衆罔與共守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蓋君失民則失國故君畏民也惟君民相須如此則為君者其可不致其兢慎之意如下所云哉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欽哉慎乃有位者謂當敬其事慎汝所守之位也欽哉慎乃有位則不可不敬修其可願蓋人君於所願欲之事苟知其可為則在決意以行之其所可願而不能決意以行之則是欲其所不欲為其所不為矣孟子曰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以是知人君之治天下於其願欲之事不可不敬而修之敬修其可願則仁達於天下矣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先儒以屬於上文謂四海之內有困窮之

民君當撫而育之言人君茍能勤此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與夫撫育四海困窮之三者則天之禄秩常終汝身爾夫經但云四海困窮而先儒增為撫育之文其說為贅薛氏曰舜之授禹也天下可治矣而說四海困窮者托於不能以委禹也此說雖於經文為順然又未若王氏之說曰四海困窮則失民失民則無與守邦無與守邦則天禄永終矣此說為長此蓋申言上文罔與守邦之義也聖人之治天下所以生

而不傷厚而不困持而不危節其力而不盡者惟恐四海之困窮不能終其天祿故也舜之所以告禹者盡於此矣於是遂言其所以禪位之事既有成命而不可改也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者言已之出命宣之於口者其言善則有以出好其言不善則有以興戎今之所以禪位於禹者慮之於心者既定發而為言矣不可以更授他人而再出命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

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禹於是辭讓不受謂受禪大事也當並立枚卜功臣擇其可授而授之也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者舜又不許禹之讓而為之明言其不以枚卜之理也官占者謂帝王立卜筮之官此先自斷其志然後命元龜以決之茍使不先斷其志而徒取決於龜筮則南蒯之占雖得文王之兆亦為無益也故洪範之稽疑曰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蓋人謀既盡然後可以稽之於天命也禪位大事也舜之慮也可謂至矣既先定其志然後詢之衆人而謀之而衆謀無不僉同以人言既協則幽而鬼神其必依之故其稽之卜筮則協從而無所不吉矣正如洪範曰是之謂大同夫既協之於天人之望已從而無所不吉矣故繼之曰卜不習吉習者重也如習坎之習同不習吉者言無所事於重卜也先儒謂以習為因

非也禹拜稽首固辭者蓋言禹又不敢受帝之位也於是再拜稽首而固讓焉古之人於賓主授受之際猶以三辭三讓然後成禮况於受天下之重輒敢易而為之哉故必辭讓至於再三再三辭者皆出於其中心之誠然也非勉强而為之如漢文帝立自代邸東嚮讓天下者三南嚮讓天下者再此亦知夫天下大器不敢輕受文帝所以致刑措之治其端蓋本諸此若夫飾情釣譽為不情之讓以濟其私若王莽之

所爲是乃舜禹之罪人也蓋毋者禁止之辭也止之使不能復讓也惟汝諧者惟禹可以當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辭既不獲矣於是正月之朔旦受命于神宗神宗者堯廟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大禹謨虞書也所稱祖宗必指有虞之世而言之薛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所從受天下者此

論是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先儒云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此說固是然而以若為順則失之無據此若字但訓如舜典所謂巡狩如初也蓋禹既受命于神宗則其率百官如舜居位之初所行之事也其所行之事即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下是也堯舜禹三聖相授而守一道堯咨舜之言即舜咨禹之言禹攝所行之事即舜攝所行之事史官互文見義其言約而盡簡而不費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可謂善敘

事矣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蓋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尊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之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其命稟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

而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其亦禀堯之命而流放竄殛非舜之所專也而左氏傳載太史克之言以謂渾敦窮竒之徒世濟其凶增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舜承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此徒見四凶之誅不在堯之世而在舜歷試之時遂謂堯不能去殊不知舜之去四凶實受堯之命也典謨所載其文明甚特後世末之思耳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實負固不服之國也舜之誅四凶蓋始遷其君之桀驁者於三危

之地雖遷其君不滅其國更立其近親以紹其宗嗣至舜之格于文祖而即帝位至於三考黜陟之後蓋三十餘年矣而苗民猶不之服舜未忍加誅也於是分别其善惡而析居之及舜以耄期禪位于禹使禹居攝又將三十年而苗民怙終其惡卒不從教蓋恃其土地之險謂兵刑之所不能加也舜於是命禹率諸侯而征之所以討其負固不服之罪而明正典刑也咨嗟也嗟禹而告之曰惟時有苗尚不率教汝其

率諸侯以往征之也禹乃會羣后蓋禹於是合諸侯而與之共征有苗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蓋古者有負固之國天子致其討罪之辭以告諸侯然後方伯連帥率諸侯而往征之諸侯雖能敵王所愾而討罪之辭則必受之於天子不敢專也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而往征之天子諸侯之義是兩盡之矣誓于師者誓衆以所為征有苗之意也有會必有誓自唐虞以來則然

也而禮記則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
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
作會而民始疑穀梁子亦曰誥誓不及五帝觀此言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則是會與誓皆出於舜禹之時
矣蓋合諸侯以欽承天子之命豈可以無會有軍旅
之事將警衆以用之豈可以無誓此堯舜禹所不能
廢有會有誓亦何害於未施信而民信之未施敬而
民敬之而又謂誓者殷民所以叛會者周民所以疑

此徒見春秋之時盟會之煩詰誓之數而民不信也則謂帝王之時亦然此蓋未嘗深探其本原故也濟濟有衆衆盛之貌咸聽朕言當聽朕誓戒之命也蠢動也此蓋所以聲言有苗之罪也夫苗民之所以蠢動而不服者則其昏迷且不恭也惟其不恭故侮慢自賢惟其昏迷故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言其國亂無政而禍及斯民棄而不保民既棄而不保是以知天將降之咎也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惟其苗民之罪為天所斷棄故予以爾衆士奉天討罪之辭以伐有苗之罪爾尚庶幾一乃心力其將有功勲以復於上三旬苗民逆命者言禹率諸侯以征有苗至于三旬而苗民猶弗服也漢孔氏曰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

有苗所以生辭此說不然夫有苗之罪在所當誅也久矣舜以是寬待之至是蓋五六十年矣丈誥之命威讓之辭豈有不盡苗安得以是而責舜哉而唐孔氏云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為文誥之辭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懼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為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

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大聖之遠謀也信斯言也則是舜禹益用師進退皆出於權譎變詐之謀何期聖人之淺邪要之苗民逆命但是昏迷不恭耳不必從而為之說益贊于禹者益是時亦從禹出征見苗民頁固恃强不可以威服也則以言贊佐禹欲使之班師振旅以德懷之也謂德至於動天則將無遠而弗届彼苗民者豈能終弗服哉欲德之動天則在天順天道之常理滿招損謙受益此實天理之常也謂人

之處心自滿者招損蓋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也謙抑則自受其益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言此者欲禹以謙沖之德不與苗較曲順於天理之自然則有苗將自至矣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此又言舜之克諧瞽瞍之事以見德之至者雖其凶頑之人猶可以化服之也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謂舜

之居側微畎畝之時也是時為父母所疾自咎其不順於父母既號泣于旻天又號泣于父母蓋自盡其怨慕之德其所號泣于旻天父母惟負罪引慝而已蓋引咎以自責不以為父母之失也孟子載其言曰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負罪引慝之實也惟其負罪引慝故供為子職不敢不盡其力祇載見瞽瞍謂敬其事以見於父起敬起愛而不敢怨也夔夔恐懼之貌謂恐懼齋莊愛

敬盡於事親也惟竭至誠以事其父故雖瞽瞍之頑亦信順之夫舜之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其至誠實有以感格于上天之意則雖瞽瞍之頑猶至於允若以是知至誠可以感格于神明也如此况茲有苗之頑未至於瞽瞍之甚苟使禹以德而懷來之彼將自至何必區區以干戈而征之此蓋益贊于禹之意也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薛氏曰昌言盛德之言也此蓋禹以益之言為盛德之言於是拜受其言而然之遂為之班師振旅而歸也班師旋師也左氏傳曰班馬有聲謂還馬也入曰振旅出曰班師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禹既班師振旅而歸於是舜大布文德以懷來之也大舜之文德何時不誕敷至是而後言誕敷者蓋責己自反不與苗較彼知聖人之大度足以有容如此則愧恥遷善之心油然而生此其所為誕敷文德

也干盾也舞者執之以為扞蔽明堂位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蓋武舞也羽翳也亦舞也舞者執之以為蔽翳也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文舞也言舜之格有苗不用干戈以服之惟舞干戚於賓主兩階之間而苗民自至詳考此言蓋是史官形容舜禹威德不用干戈以服有苗惟履服無事舞干羽于兩階而苗民自至此形容不盡之意於言外非禹之班師振旅而歸舞于庭以是為誕敷文德而望苗民

之來也故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禹既不用干戈以與苗較惟誕敷文德以懷來之故至七旬而有苗自格格與有耻且格之格同言有所感慕而來也夫唐虞之世聲教所被訖于四海之外不服者惟一有苗國而已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國之逆命何難之有而舜禹懷之以德待之以寛遷其君而不服則為之分北其善惡而析居之分北而猶不服命率諸侯而征之亦不責其必至也又為之班師能使之自服蓋

自苗民始叛至於是凡五六十餘年然後得其心說誠服聖人優游寛大之政非後世所能及也

尚書全解卷四

尚書全解卷五

宋 林之奇 撰

皋陶謨　　虞書

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謨如器之有模立之於此萬世之所取正也謨有二

或出於祖宗之謨所以循法於子孫如胤征曰聖有

謨訓明徵定保伊訓曰聖謨洋洋是也或出於臣之

謨所以告戒於君者大禹謨臯陶謨是也據臯陶謨一篇從首至尾皆是禹相與荅問之言而乃謂之謨者蓋雖與禹相荅問其實陳於帝舜之前此其所以謂之謨史記曰帝舜朝禹臯陶相與語帝前此說是也夫惟相語帝前故揚子雲曰臯陶以之為帝謨不曰為禹謨也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若典謨皆稱若稽古而其辭則異典主於記載堯舜之事篇名曰典故於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於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此皆稱述堯舜之德也謨主於記載禹臯陶之言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下皆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而下皆臯陶之謨也名篇曰謨故即以其言屬於若稽古之下猶言其謨之如此也然而大禹謨又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二句者此見禹成治水之功聲教訖于四海然後為帝陳謨也臯陶直言謨而已故不載陳謨之故而直述

其言也薛氏以文命敷于四海為禹德以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為皐陶之德至於下文禹曰俞如何其文無所屬則謂其間當有脫文此蓋未深考典謨命名之旨而欲以其體合而為一其說之不通則委曲遷就而為已意蓋薛氏之於經遇其說之不通則多欲變易經文而就已意如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以下則欲屬於五紀於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而下數句則欲屬於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上皆徇私立義輕議聖人之
經不知古人多闕闕疑慎言其餘予嘗以為王氏於
經失之泥泥則多鑿薛氏於經失之易易故多欲變
易經文以就己意蓋矯枉過直者此古君子之通患
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此臯陶之謨也先儒以謂人
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以謨
明為謀廣聰明以弼諧為輔諧其政上二字加廣聰
下二字加其政然後成文臯陶之言必不如是之迂

也王氏曰迪道也允迪謂允當於道苟以允迪為允當於道而下又加厥德二字豈不為贅哉要之此二說皆以人君之蹈行其德故與下文齟齬而不合予嘗聞之劉丈昭信曰迪如啓迪之迪如冏命曰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是也言人臣欲以至誠啓迪人君之德則其謨不可以不明謨不明則不能開陳道義以啓迪人主之德謨明矣而欲弼人主之為則不可以不諧弼不諧則詆訐太甚非所謂優遊厭飫而入之

也謨明弼諧則事君之義盡於此矣臯陶言此者將與禹推此道以事舜也

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禹於是然其言旣然其言遂問謨明弼諧之道當如何也臯陶曰都者善其問也言人臣欲謨明弼諧以啓迪人主之德則當使人君愼厥身修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

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古之所以明明德於天下始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者凡欲以修身而已身既修矣則擴而充之至於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無不可者然而修身者又不可不思為長久之道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此

其所謂思永也欲身修而思永當以何為先惇敘九族庶明勵翼此其所以當先惇厚也敘次也惇敘九族謂親親也庶明近臣也勵勉也翼輔也近臣皆勉勵以翼己謂尊賢也蓋親親者仁之本也尊賢者知之本也人君之治天下其極至於仁知不可勝用而其原則必本於親親尊賢之二者邇可遠在茲者謂修之於此而效見於彼者在此二者而已中庸論治天下有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

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逺人也懐諸侯也自修身至於敬大臣體羣臣則其本立矣自其本而推之無所施而不可堯舜之治天下禹臯陶稷契之陳謨於君其敘未甞不本於此

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懐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拜昌言曰俞則其昌盛之言也故拜而然之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蓋謂此也禹既然其言矣臯陶於是又推廣其義而欲盡乎邇可遠在兹之道者必在乎自尊賢之知而推之以盡夫知人之哲自親親之仁而推之以盡夫愛民之惠然後可也禹曰吁歎辭也將使舜敬重其言而行之故歎之也咸若時者猶言若兹惟帝其難之謂臯陶之言如此帝當難其言而行之也所以在於難其言而行之者蓋知人始於

尊賢自尊賢而推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則能官人安民始於親親由親親而推之至於惠則無所不愛無所不愛故黎民懷之此蓋所以推廣臯陶之言而發明其義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則盡乎知人之道而知不可勝用也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則盡乎安民之道而仁不可勝用也仁且知聖人之事備矣此其所以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巧言令色孔壬謂共工也靜言庸違象恭故

言巧言令色孔壬言甚佞也與嘉言孔彰之孔同舜既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矣而其戰戰兢兢之心惟恐又有如此之人復出而為惡故未嘗敢忘憂畏之心禹則以謂苟能用臯陶此言而盡乎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則不復憂畏如此之人矣共工驩兜其大姦大佞在朝廷之上故以憂畏言之三苗為諸侯在外故但曰遷而已蓋小人在朝廷之上者尤為可憂畏也不言何畏乎共工而言巧言令色孔壬者蓋言共

工之所為如此其為可憂畏又甚於驩兜有苗也若但言何畏乎共工則未足以盡其義也自先儒王氏皆以惟帝其難之為指堯而言之獨張横渠以帝為舜所以必從張横渠之說者蓋禹不當謂堯為帝於大禹謨帝德廣運已論之詳矣而又四凶之誅在舜歴試之時當堯之時雖知其大惡大姦然而未嘗有可誅之罪故釋之而不誅非憂之畏之而不敢誅也苟以惟帝其難之為指堯而言則是禹之意以堯未

能盡其知人安民之意故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審如是說則禹之言是所以貶堯非所以稱美之矣又與帝德廣運異矣不如張横渠之言為善夫所謂四凶之為大姦大佞皆在所憂畏此但言驩兜共工有苗而不及於鯀蓋所謂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既以知人為難臯陶又為詳言知人之道以謂苟

得其要則其為之亦不難也據龜山曰知人安民此臯陶謨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至於庶績其凝皆知人之事也自天敘有典而下皆安民之道也非知人使九德咸事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此說為是中庸曰取人以身言必己之有是德然後可以求於人也故曰亦行有九德謂用人之道必在履之於身先有是九德然後可以求他人有德然求他人有德不可以信其空言而遂以為有德也故必言其行事深

切著明者乃可以信其德故曰乃言曰載采采載行

也采事也謂稱其人之有德必言其人之所行某事

以為驗也如四岳薦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所謂

言其人有德也而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

烝烝乂不格姦此所謂載采采也蓋觀人之法苟不

求之於躬行之際而徒信其言語文辭聲音笑貌之

間則小人緣情飾偽得以僥倖而進惟取人之際必

考其行實則小人無所容其僞也

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禹於是問臯陶九德之目臯陶以九德之目而告之也自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人之德不出於此九者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君子之德必至於成然後為行德而不至於成則德非其德也寛而不栗柔而不立至於剛而不塞彊而不義皆非成德也

德之非成是皆有以賊其德而德不為我有惟寬而能栗柔而能立至於剛而能塞彊而能義然後謂之成德德至於成然後可用也聖人備道而全美故其德無所不盡自非聖人不能無所偏惟其有所偏故自古帝王於其一時之人才必有長養而成就之因其所偏而長其善救其失尚於九德之中而有一德之成則可謂之小成矣由此而積之至於九德無所不備然後謂之大成故觀人之道必以此九德而察

其人材之成與未成也寬則易失之放縱故必能莊栗然後為成德柔則易失之懦弱故必有以立志然後為成德愿則易失於樸野則必成以恭亂者有濟亂之材如武王所謂亂臣十人是也易失於輕忽故當成之以敬順擾者多失於無斷故以果毅成之直者多失於不能容物故以温和成之簡者易失於略故必濟之以廉隅剛者多失於上氣而好爭故必濟之以塞實强則無所屈撓多不中節故成之必在合

義上九字者人之性質所固有者下九字所以成其德也恭之與敬剛之與強其義亦相近此蓋隨宜立文唐孔氏疏云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以表貌亂者輕物内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又曰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為衆撓強也剛強相近此說是也臯陶言此者蓋謂苟能以此九德觀其人才之成不成全不全則知人之道無復餘藴矣彰厥有常吉哉者言

雖以此九德觀夫人才之成不成又必其德之有常者然後可以為德一作一輟未足以為德也且以一德之常明之如霍光可謂有濟亂之才耳而其為人在漢武帝左右小心謹德未嘗有過是其能亂而敬而其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此其亂而敬之有常者哉武帝以是知其可用故其末年托以遺孤卒能擁昭立宣不負社稷之寄彼於九德之一能守有常武帝彰而用

之其成效已如此況於九德咸事則其效宜如何哉臯陶以是為知人之要信彰厥有常哉此德惟一動罔不吉也有徵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自日宣三德而下此又言知人之道見於官人者則是其義也南豐曾舍人曰以天下之才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以一己之才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不足蓋為天子者奄有天下之廣必能盡用天下

之才兼收並蓄罔有或遺然後能成天下之治故必用是九德之人自寛而栗至強而義者無所不容無所不受蓋所謂丘陵積土以為髙江漢積水以為大大人合并以為公也惟其以是天下之才選為天下之用則雖天下之大不足治也至於諸侯則其地不若天子之廣其民不若天子之衆故於九德之中能用其六則足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矣卿大夫之於諸侯又其小者故九德能用其三則可以保宗廟此

言所處之勢有廣狹則所用之人亦有多寡也宣達也孔氏以浚明為須明行之以浚為須於義無所據案古文書浚明與濬哲字同用則知浚明者是亦宣達之意言卿大夫能日夜宣達三德之人使之顯明足以保卿大夫之家曰嚴祗敬者謂敬重其人也王氏以為貌嚴行祗心敬亦不必如此之分別也要之既曰嚴又曰祗又曰敬但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而無已也言諸侯能敬重六德之人與之共事則足以

保其諸侯之邦亮采者輔其事也諸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故其於六德之人必與之共事至卿大夫則但宣達之而已言各有所當也據言三德六德但謂有九德之中有三有六不必指定其德以充三六之數鄭氏以謂三德自簡而廉以下六德自亂而敬以下信斯言也是直而温以上大夫之所不得有愿而恭以上諸侯之所不得用豈非誣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

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言天子官人之道也言為天子者必能於此九德之人兼收並蓄合而受之既合而受之於是敷而施之職位之間使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者蓋其所治者愈大則其所用者必盡天下之材也俊乂在官孔氏謂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焉馬鄭云才能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要之但謂才無小大皆使之居官有職位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

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羮未嘗不飽也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禄也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蓋王公之尊賢必在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也苟不與是則未足以盡其尊賢之意也臯陶論天子用人必在使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諸侯之用人必在夫亮采至於卿大夫但言宣達顯明而已蓋所處之勢然也俊乂既在官矣於是百官皆相

師法而百工之事各得其時也孔氏云百官皆是言政無非既以時為是又以是為政無非此說為迂百僚百工皆指百官也師師指其人而言之故曰百僚惟時指其事而言之故曰百工其實一也撫于五辰言使百官各舉其職以順此五辰之時則衆工皆興也五辰之說張諫議論甚詳其說以謂木生於亥壯於卯成於未此三辰者皆木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寅卯正木之辰而春之盛德實在也火生於寅

壯於午成於戌此三辰者皆火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巳午正火之辰而夏之盛德實在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成於丑此三辰者皆金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申酉正金之辰而秋之盛德實在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成於辰此三辰者皆水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亥子正水之辰而冬之盛德實在也土包載五行而寄王於四季則辰戌丑未皆土之辰焉蓋五行之時分而言之則為十二辰合而言之則為

五辰其實一也蓋百官既得其職以撫順於五行之時五行既得其順矣則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草木茂此庶績所以其凝也凝成也自翕受敷施至於庶績其凝此天子官人本末先後之序也臯陶之論官人於天子曰翕受敷施固無可疑者其於諸侯局之以六大夫則限之以三此則學者以意逆志而得之不可泥其文於章句之間也薛氏曰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者膠於言而責

其實故多疑多疑故多說天子用九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爾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安得謂之僭天子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矣此論善哉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氏曰天子當以勤儉率天下諸侯不當以逸欲教

有邦葢天子逸欲於上則諸侯化之亦將肆其逸欲以盤樂怠傲於下使有邦者皆肆其逸欲則生民之受其禍可勝計哉而其源則自夫上之人以逸樂導之也誠使爲天子者澹然無營清心寡欲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彼諸侯者其敢肆其逸欲於下哉故無教逸欲有邦者此誠端本清源之道也兢兢戒愼也業業危懼也幾政也言當戒愼萬事之政也上文既言官人之道至於撫于五辰庶績其

凝則是治定功成以常人之情當國家無事之時則易安於逸樂而無戒慎危懼之心此則危敗禍亂之所自萌也故戒之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一日二日之間而危亡禍亂之幾至於萬其可畏如此可不盡其戒慎危懼之意哉無曠庶官言非獨天子當兢兢業業於上又當勸勉羣臣之在官者使之各恭爾位而無曠其職所以必欲無曠庶官者蓋凡設官分職其所治之事無非代天之事

也使一官之或曠則廢天之職矣天子雖兢兢業業於上而百官有司廢天秩於下是亦危亂之道也故臯陶之陳謨勑戒既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其意蓋欲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以盡乎君臣之道而共保無為之治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下文申結天工人其代之之義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言民有物則之性好惡之情無非出於天之所以降衷者為君者惟能克綏厥猷而已人之生也其人倫之典天也故其彝倫有自然之敘矣人君勑之以為五典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五者各致其厚蓋所以助乎天之所敘也謂人之生交際之禮天已定其差等有自然之秩矣人君自已為五禮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五者各得其常所以勅夫天之所秩也勑有典自有禮必在夫君臣共致其寅畏恭謹衷善之意然後可以施化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既曰寅又曰恭又曰衷亦與所謂嚴祗敬同謂其寅畏之意有加而無已也蘇氏曰此二者道德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之若天命有德討有罪則政事也勉之而已天命有德凡有德

則順乎天道順乎天道天之所命也人君於是制為五服以章之五服鄭博士曰自袞冕至於玄冕自九章至於一章是也天討有罪凡有罪者則悖乎天道悖乎天道則天之所討也人君於是制為五刑以用之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是也天命有德討有罪施之於刑賞之間必在夫君臣共勉於政事然後可以勸懲天下故曰政事懋哉懋哉敘有典秩有禮則君臣同寅協恭和衷以助夫天之所敘秩命有德討有罪

則君臣懋於政事以助夫天之所予奪君臣之間盡
道如此則可謂能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
官以代天工矣此臯陶諄諄為帝陳謨也典禮言勑
我自我而命有德討有罪不言我者楊龜山曰典禮
必自天子出故曰勑我曰自我若夫爵人于朝與衆
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雖天子不得而私焉此說
是也典曰五惇服曰五章刑曰五用而至於禮則獨
曰有庸者王氏曰五典五服五刑之所施非一人之

身若五禮則取於一人之身而揚龜山以其說為不然龜山之說曰禮雖有五而其用則非一如五禮上自天地社稷宗廟下至山林川澤以及四方百物皆有祭焉而其儀章器物各從其類不可以數計吉凶軍賓嘉亦莫不然故曰有庸然馬融本則直作五庸與五惇五章五用無以異然世遠難以折中姑兩存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

哉有土

古文書畏與威二字通用其義一也孔氏以上一句屬於天命有德言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必命之下一句屬於天討有罪言天明可畏亦因民成其畏民所叛者天必討之案呂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明與畏字相對而言明者天之所彰也畏者天之所畏也孔氏既以明畏屬於天討有罪矣故遂以聰明屬於彰有德豈天之彰有德則用其聰明而討

有罪則不用其聰明者乎此說不通而王氏張諫議則又以聰明主於典禮而言明畏主於命德討罪而言夫明畏主於命德討罪無可疑者而以聰明為主典禮則失之泥要之二句只一意蓋所以總結上文而盡其義亦不必分說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正為命德討罪而言也言天之聰明能鑒察善惡故其吉凶禍福之應未嘗有豪釐之差為人君欲觀其聰明明畏無觀諸他觀之民而已天有

聰明之道而其聞見則付之於民民之所聞天之聰也民之所見天之明也天有明畏之道而其好惡則付之於民民之所好天之明也民之所惡天之畏也蓋公天下之聞見好惡而襃貶則天之聰明明畏不外是矣是道也達乎上下者一理而已下焉民之所以好惡向背者此道也上焉天之所以吉凶禍福者亦此道也所以必在察乎民之意以察天之意此理而達於上下本無有二民之好惡向背則天之吉凶

禍福應之如影響矣故有土者不可不敬如此敬於民則敬於天矣敬於天則民歸之矣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賛賛襄哉

自允迪厥德以下至敬哉有土皐陶之所以為帝陳謨盡於此矣不可以有加矣於是又申誥之曰朕言惠可底行謂我之言順於理可底而行其意蓋以謂我徒能言之耳至於行之則在予舜與禹也禹曰俞

者然其惠可底行之言既然其言而又謂汝之言不但見於空言而已亦可以致行其功蓋欲勉皋陶以共行其知人安民之言也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襄襄哉者言禹雖勉皋陶共行安民知人之言而皋陶猶辭讓不敢當也孔氏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信如孔氏說則曰之一字遂為衍文蓋上下文勢已足雖不加曰字猶成文義也張横渠薛氏皆以曰當作日字下文

予思曰孜孜相類此說比先儒為優雖治經者不當變易經字以就已意然而考之於經曰之與曰大抵多相亂如洛誥曰今王即命曰釋文一音作曰吕刑曰今爾罔不由慰曰勤釋文一音作曰以是知曰字曰字經文多相亂而此下文又有予思曰孜孜與此思曰贊贊襄哉文勢正相類故張横渠薛氏皆以為曰此蓋有憑據而云非率意而為此說故可從也贊贊襄哉者孔氏以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薛氏曰

日夜進進不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蓋爾雅襄字惟有二訓其一訓除其一訓上既不可訓除而用爾雅訓故遂以訓上必曰贊贊上哉故其說不得不如此鄭氏雖知爾雅二訓不可從又以襄字訓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其說尤為無據惟王氏曰襄成也思一一贊襄以成禹之功也案春秋左氏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杜元凱曰襄成也王氏之訓蓋出諸此此說為善

臯陶之意蓋以謂使我獨底可績則未能為禹之助以成其功而已

尚書全解卷五